後漢書

六



列傳卷第一　范曄　後漢書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玄　劉盆子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許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

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續漢書作符訾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

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卬作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

（今隨州縣）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

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禄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

昆陽徃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爲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

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
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
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
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
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
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幷誅嚴
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
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

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怍顏色變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

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

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鎭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

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

横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公羊傳曰炊亨爲養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愼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皐合為帝佐以臣綱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臣王國令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令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海內望此有以

闚度漢祚旨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産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絶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甞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眞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

眉戰於務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號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弃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掫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貙音丑于反膢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

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

中赤眉至高陵臣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

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玉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

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臧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

帝封求爲襄邑侯奉吏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輕黠謂輕鋭傑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撝

及（撝與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
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
夫爲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陳
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城陽景王章
之後也（章高帝孫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
侯父萌嗣王莽簒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
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
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

也

吕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搤音於責反力可搤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搤與猛

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

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探湯矦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史汎相稱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柰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

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矦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為一部徐宣謝禄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禄等亦拔陽翟引之

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厭倦）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

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陰縣乃
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
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
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
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
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
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
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

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 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

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謂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剌其文以爲飾也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崇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

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讙諠也讙音火完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輙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

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請其書己名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肴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

後幽閑殿內掘庭中蘆菔根爾雅曰葖蘆菔音步北反菔字或作蔔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

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刼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也離避誠冀諸君肯哀憐之

耳因涕泣噓唏（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
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
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
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
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
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
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粮食盡遂收載珍寶
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
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

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騑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爲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

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槀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槀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

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實從後悉拔
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
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
萬逄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
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
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
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
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
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

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

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鄉

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溺音奴弔反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
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
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鄉獨完全以付
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
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逄安謀反誅死
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
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
報殺謝禄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
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

輸官地以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

赤眉阻亂阻恃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列傳卷第二　范曄　後漢書十二

唐章懷太子　賢　註

王昌　劉永　龐萌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數）任俠於趙魏閒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簒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

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姙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燕也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

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解形河濵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

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

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親去就强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漢書滿作蒲）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乎（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

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爲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

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横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

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

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弃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幡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酇今亳州縣也酇音在何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

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西北也龐萌山陽人初云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

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
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
赴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
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
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
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
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
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

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獘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

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闕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耶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

曰妻子皆已得矣（爲吳漢所得也）嗟乎夂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降

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寖漸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

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劔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乆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目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

餘人求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閎

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侍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内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持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

莽簒位偺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

武宰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

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

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

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絶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焉（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劒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

並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簒位時爲更始將軍）及莽簒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

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䟽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譖己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

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擁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掠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

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恠變東觀記曰夢嬴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

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敎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刧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戸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

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
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
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
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
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
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

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

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

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鐫荒侯即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䟽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絶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

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承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内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

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萬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駮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

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天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

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强歲月之間掘强謂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强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華華故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强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起盧江也實惟

非律代委神邪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律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皇之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隗囂囂音五高反　公孫述

隗囂字季夏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

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

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冀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冀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曰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鍉

遂割牲而盟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爲題據下文云題不濡血明非盆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云留犂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亦言鍉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禋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麾血加書一如古

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簒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

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符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大風毀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爲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

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幷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圻郡

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爲銅薄欂櫨飾以金銅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冢河東攻刧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

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格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昬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

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塗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為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

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充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服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卧猶息也申命百

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遺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

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

又並會羽翮並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耇之徳而猥託賔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慾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闡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

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爲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

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爲平河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

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陽縣南涇陽故城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

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鈆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鈆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鈆刀爲銛言駑馬鈆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

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絶羣也見敞傳陽於

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

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

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蹰也微將軍

之助則咸陽以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

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

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

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一秋
時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 事見史記
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閒構也
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

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

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鑿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羇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

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埶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陀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光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

華州縣是也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
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
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荊
州也乃謂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
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
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閡支柱障閡帝
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叵猶遂也遂西幸長
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

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

刑如遂蒙恩更侍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埶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

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衆

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
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
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
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
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盟
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
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
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
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閒冀聖漢復存

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冗處之徒冗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圖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曰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仰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爲大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

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阬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污也）是以功臣終申策畫復得故吏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

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爲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

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潁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紀力反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

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有緹羣山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在今秦州伏羌縣西有落門谷水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

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囂述困於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糾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

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一大國之間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以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

此議者寡故末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爲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焉後父仁爲河南都尉秦置郡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爲號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

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言明察也

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二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爲庸部其牧宋遵也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
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
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
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
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
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
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
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

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

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土不過百里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間

隙也覇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筰君長邛筰皆西南夷國名筰音昨見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池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户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系曰吾聞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以天下左思蜀都賦曰

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内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号未

定志士狐疑冝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說文云厶音私系音係胡計反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号成家以起成都故号成家色尚

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隷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隷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隷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斅焉越嶲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蒲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

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

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蒲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閒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

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二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録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録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乙軌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軌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黄承赤而白繼黄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爲符瑞言不足倣傚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

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爲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皐間項羽射傷漢王胷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

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爲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

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導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

沙以南必随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

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埶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斿雲罕鳳皇闟戟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

閬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山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

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蒲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因據荊門（荊門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蒲等大敗述將王政斬蒲首降于

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
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
書比下比頻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
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
不喻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
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
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
都述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僞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志反又式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

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墯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

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爲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爲名公孫亦竊帝

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干寶曰吳皓將其子瑾等泥首而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王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